



袁永之集卷之十七

行狀 傳 誄 祭文

封安人母葛氏行狀

右春坊右諭德屠公行狀

鴻臚寺序班湯君行狀

上林苑監錄事殷君行狀

鎮遠府知府伍公行狀

陳體元行狀

李空同先生傳

胡端敏公傳



御史大夫盛公傳

湯隱君傳

司經局洗馬尹公諫

祭大司馬端敏胡公文

祭玄冥回祿文

祭中大夫叅政張公文

祭祝京兆先生文

祭施邦直文

祭吳懋憲文

祭封虞衡主事伍公文

祭楊宜人文

祭董夫人文

祭毛安人文

祭王封君文

祭太學周生文

祭王履吉文

祭伊師文

祭施母吾夫人文

祭少宰徐師文

袁永之集卷之十七

封安人母葛氏行狀

母姓葛諱某字某長洲人也世家婁門中之華陽橋父敬母傅氏母生而仁慧貞婉粗通書計年十六而歸于我父我祖介隱公有丈夫子三人俞祖母生伯子教諭公趙祖母生仲子儀制公暨叔子卽我父也介隱公老分三子居而仲父與我父寔同居介隱公暨趙祖母依焉我母上順舅姑旁接妯娌下御女奴咸有禮則介隱公喪趙祖母獨主家而伯母韓夫人病不能下

床趙祖母性卞急無當意者我母日侍側能當其意對他人嗃嗃嚴對我母未嘗不欣欣說也伯母韓夫人生子二人曰袞曰裘女三人我母生子四人曰表曰褰曰褒曰裘女五人吾兄弟九人者皆吾母自乳之而韓夫人病不能乳子女我母又皆乳之袞褒生同歲我母兩懷之必先乳袞而後褒袞不飽不乳褒也嗚呼昔詩人叙鳩鳩稱七子均愛然未有乳猶子均且先者也伯父暨我父教諸子雖家貧必館良師傅我母親中饋必致豐潔人問之我母對曰夫醴酒

之設所以尊師傅也師尊而子成子成而宗亢夫尊師所以迪子迪子所以敬宗也婦人之職在中饋中饋之事先宗廟師保次之敢不豐歟敢不潔歟趙祖母喪仲父暨我父猶同居者垂二十年友于怡怡白首無間言而我母暨韓夫人亦終無間言乃後孫子蕃所居且隘我父母乃遷于采雲里之新第袞之逮詔獄也我母聞而驚悸病作袞配湖凡二年念我母病嘗請於上官而歸母不言病也袞冲太子生袞蒙赦歸我母曰而今歸邪我病久矣引袞手撫其體骨

瘠如柴哀泣數行下母曰吾病久矣而無憂也
不五月病大作遂不起我母生天順某年月日
卒嘉靖某年月日春秋六十有六子男四人名
列于前婦朱史吳馬女五人壻張瀾湯儔張守
誠申誠伍孝光又庶子男二人女二人未字孫
男九人孫女七人我父卜以某年月日將葬我
母于寶華山之先塋命表狀行實以乞銘志爲
不朽之圖竊惟誅謚之興表志之作所以昭美
勸來也矧如吾母累善者耶小子褻陋也無文
且迷眩不能詳憶憶我父時時數言我母歸時

方食貧與韓夫人屏被紉刺以佐家韓夫人便
女紅日製鞵貿易而我母稍手緩不如韓夫人
則以夜繼之必欲如韓夫人備嘗諸苦辛者四
十五年及表官刑曹今 天子勅封我父爲刑
部主事我母爲安人冠珠翟帔霞裙鷺命服煌
煌我母曰吾屏被時寧意此邪而我母性儉素
不喜華飾所被服一如食貧時非大禮宴命服
不服也我父重然諾好義凡宗人姻交貧無依
者咸樂助之財而宗人姻交多負我父我父間
不能平我母進曰人之負我非我負人柰何不

平邪我父笑曰真吾妻也我母慈子婦有過頗
含怒於心弗撻也其視童僕亦然宵星之惠蝨
斯之澤詩書所載蔑以加矣伏惟當代之宗工
鉅儒立言爲經序事爲史如我母者忍無惠之
銘耶哀子表泣血稽顙謹狀

右春坊右諭德屠公行狀

屠公諱應峻字文升先世陳留人南宋徙嘉之
平湖始祖曾一曾一生亨一亨一生澤民澤民
生湘湘生機機生太保康僖公勲康僖公有文
夫子六人而公最幼繼室封一品夫人牛氏出

也始生之辰發策筮之得震之漸曰鸞德如玉
飛上高木鼓其羽翼光照四國康僖公喜曰是
兒其貴乎必以文名稍長日誦千餘言機警不
羣康僖公每宴客輒探句令對應聲出奇語坐
客盡驚年十二三康僖公爲諸子論說史傳未
竟令諸子逆計成敗公越次懸斷若素習者康
僖公愕然曰生兒不當如是邪年十五康僖公
薨號泣癯毀人以孝稱服闋蔭入太學時伯仲
皆舉進士貴顯而公一再試不第里中人或訕
笑之公乃發憤讀書貫綜百家言文名大起嘉

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二丙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閣臣務紛更制典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肯謁諸閣臣出又不避騎遂奏出諸吉士悉改部寺等官公拜刑部主事以才望署本科參核明允平反者甚衆歲季秋囚當決者已三覆奏矣公上疏請緩死 天子覽奏如所擬得全活者二十餘人戊子之歲 天子命京朝官主各省試公奉命校文江西時閣大臣有屬其三子者曰即第當重貴君公唯唯退而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故巖穴之

士得以自見若苟徇私請將安用選試爲於是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醜進者辭不受覆地地墳覺曰寧墳母亂卒無所私事竣還報閣大臣怒曰屠主事侮予其以我力不能令若遠戍乎而閣大臣竟以事罷去庚寅調儀制主事辛卯進員外郎壬辰陞祠祭郎中尋調儀制郎中時天子定禮樂肇建郊祀公與有勞焉癸巳改翰林院脩撰仍五品服上疏辭免尋乞歸省乙未奉命校 累朝及 皇考寶訓實錄丙申 訓錄成賜白金文綺侍宴謹身殿陞侍讀經筵

皇太子生詔使河南諸藩諸藩王所錫賚秋毫無所受戊戌同考會試秋主考武舉時稱得人
是歲交阯不靖詔諸公卿會推才猷言語冠世者往諭之廷舉今吏部侍郎茶陵張公暨屠公
或謂險遠公奮然曰臣無橫草之功幸侍講幄得奉使命當宣
天子威德揚聲萬里外不亦偉乎頃之竟罷遣使云已亥陞春坊右諭德時
眷宮初建慎簡僚宋而諸臣幸有渥恩覬爲官僚者甚衆於是給事中御史槩論諸官僚公亦
在論中章一再上所論十八人者皆罷免有

旨獨留公或謂屠公曰 天子方知君誠以此時奏賦頌必得近幸公喟然曰臣蒙恩待以不誅雖捐軀暴骸無以自效廼欲乘機徼進邪公素脩謹橫被口語頗懷不平且耻不自表見遂抗疏乞歸曰臣有狗馬疾願放還田里倘不即死敢忘所以報 陛下者疏三上得請歸而疾作壬寅牛夫人卒公號踊幾絕氣息僅屬勉治喪葬遂大漸丙午正月之十三日竟卒卒之前夢遊衡山揖衡山君而進焉與坐見大署兩廡間曰卒明年正月十三官至二品增壽一紀晨

呼其諸孤曰我殆將死矣我宦遊二十年官不
踰五六二品增紀者其易歲之義乎我殆將死
矣至是果不起嗚呼異哉公簡伉儷不事家
人生產作業耻言九九之數輕財樂施振窮周
急諸所假貸力不能償者輒焚券待昆弟尤厚
煦煦無宿怨也所交皆當世名士篤於友誼表
之舉于鄉也與公實聯名又同舉進士同讀書
中秘特相親暱武庫災表下 詔獄罪且不測
公旦夕具壺餐潛餉遺獄中數存問予家人遣
戍之日諸薦紳謂官校方偵邏莫敢送公獨匹

馬出郊外握手別雅好文史雖疾甚不釋手爲
文章奇宕有氣常希司馬子長楊子雲之風所
著有詩文集若干卷方 天子幸承天公扈從
夜投宿民舍中或中官至爭舍輒避居舍外卧
卧未須臾輒起鼃或枵腹冒霧露疾馳數十百
里乃就食飲緣是得奇疾方在告表承乏西粵
道出樵李候問床下公疾已不可爲猶開口論
天下事亶亶不少休性好臧否嘗稱曰讀不盡
天下書了不盡天下事乃若此已邪公之志直
欲縱橫古人凌駕時輩揚功名於千葉而竟若

此已邪公生弘治壬戌卒嘉靖丙午享年四十有五配項氏累封宜人少保襄毅公之孫參政公之女子男五孟玄太學生娶金氏仲律中甲辰會試娶張氏繼沈氏仲行府學生娶包氏叔方聘趙氏叔章聘牛氏女四長適富于文次適吳邦棐俱太學生次適吳繼庠生次許常氏孫男四謙同餘尚幼孫女四孟玄等將乞銘於太史氏以表知公之深也乃以狀請嗟乎妖夢是踐竟嬰二豎之痾哲人其萎徒切百身之贖爰昭純懿以表幽潛立言君子庶採擇焉謹狀

鴻臚寺序班湯君行狀

君諱塗字某其先江陰人高祖某曾祖某元季兵起徙吳之集祥里祖某以子貴贈承德郎大興縣尹考某君風儀魁朗材質敏達少受易於施太守煥伯爲高第弟子亟爲武功伯徐公有貞叅政祝公顥所稱然耻佔畢章句乃棄去走齊魯燕趙縱觀京闕所親或規之曰吾安能效儒生俛首膠庠覬一第邪以例授鴻臚寺序班日與王公貴人游爭致門下有疑事必與君商謀沉慮確斷悉中肯綮君性慎密絕夸矜揚露

多所援助未嘗言于人雖出入薦紳間能識幾
遠勢武廟初闢瑾薰灼即拂衣歸人尤以是
多君家居逾二十年罕謁公府見流俗污敝士
大夫承接守令如事侯王甚醜之曰吾嘗抗禮
公卿無少遜屈今乃欲泆忍降志如輿僕耶部
刺史南海林侯雅善君欲即公署廢址爲闢舍
君辭之曰有憲籍在吾不敢私也刺史而下咸
致禮敬君藉成業又多心計善廢舉遷化貲益
雄而節縮慎費竒贏無滲泄晚歲築臺榭園池
雜蒔花木觴詠其間戒不通雜賓惟叔氏文守

君暨故祝京兆先生相社會宴暱至卽張筵陳
聲伎相娛令節則載酒徜徉湖山終其天年云
嘉靖己丑七月十四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九
生于天順辛巳九月某日初娶何氏繼章氏側
室張氏高氏子男一仕偉高出內閣供奉序班
娶諭德沈公良德女女二長章出歸國子生仁
和汪師夔次張出歸長洲仰龍孫男五鳳徵鳳
來鳳翽聘徐吳周餘幼孫女二余忝君族姻以
其孤仕偉之請也乃述其大者以俟立言君子
銘焉

多所援助未嘗言于人雖出入薦紳間能識幾
遠勢 武廟初闢瑾薰灼即拂衣歸人尤以是
多君家居逾二十年罕謁公府見流俗污敝士
大夫承接守令如事侯王甚醜之曰吾嘗抗禮
公卿無少遜屈今乃欲泆忍降志如輿僕耶部
刺史南海林侯雅善君欲即公署廢址爲闢舍
君辭之曰有憲籍在吾不敢私也刺史而下咸
致禮敬君藉成業又多心計善廢舉遷化貲益
雄而節縮慎費竒贏無滲泄晚歲築臺榭園池
雜蒔花木觴詠其間戒不通雜賓惟叔氏文守

君暨故祝京兆先生相社會宴暱至卽張筵陳
聲伎相娛令節則載酒徜徉湖山終其天年云
嘉靖己丑七月十四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九
生于天順辛巳九月某日初娶何氏繼章氏側
室張氏高氏子男一仕偉高出內閣供奉序班
娶諭德沈公良德女女二長章出歸國子生仁
和汪師夔次張出歸長洲仰龍孫男五鳳徵鳳
來鳳翱聘徐吳周餘幼孫女二余忝君族姻以
其孤仕偉之請也乃述其大者以俟立言君子
銘焉

上林苑監錄事殷君行狀

君姓殷氏諱清字德秀蘇之嘉定人也高祖考潮升生以迪迪生輅輅生維維生君君志量弘犖負材氣少頗喜田獵馳騁好義任俠投機應變有策士之風旣壯乃佐厥考以儉勤亢其家鄉人咸推之以長鄉賦有事者咸取直於君入貲補鳳陽都司知印丁母李碩人憂服闋授後軍都督府神策門吏目能其官都御史王公憲材君奏帶自隨贊助陝西軍務與有勞焉三載考績武皇帝賜勅命進階登仕佐郎而子甫

以鴻臚寺序班直內閣乃上疏乞致仕曰臣東海民也因緣際會竊一命之榮圖惟所以報陛下者敢不盡力惟臣父維犬馬齒衰臣鮮兄弟乞以不肖之身放歸田里得終養其天年不勝大願命下吏部以例進上林苑錄事致仕歸至揚州聞父喪驚慟幾絕奔還治喪事毀不踰禮內外稱之未幾甫以觸忤權貴出爲撫州檢校在任九年歲餽之粟且手書誨之曰慎哉毋卑而官三事之訓爾其敬之哉尋陞山東按察司照磨君戒之餽之粟如在撫也甫念君老棄

官歸方將以孝養而君不祿矣君篤於倫誼制
義田以贍其宗人鄉之不足者則賑之歲歛散
以爲常而勿收其息嘉靖丁亥歲饑有司勸貸
輸粟千石以爲倡有司上其事于 朝表其門
曰尚義之門而君復減糶所賴以全活者甚衆
有司高其誼數請鄉飲力辭之君抗直好面斥
人過頗有不足者久之知君無他腸乃更德君
君起布衣官京師游公卿間公卿咸材之與之
游及歸老田里輕財好施逍遙林泉累石爲山
廣樹花木以自娛富而能散貴而不驕賢矣哉

生成化某年月日卒嘉靖某年月日配秦先卒
子男四甫秦出歷官山東按察司照磨申側室
高出冲坤俱側室尹氏孿子也女五人婿封樟
姚炫葛士龍朱世揚一幼孫男四人度庶序賡
孫女四人墓在沈浦洪祔先塋禮也葬有日矣
惟太史氏銘其幽焉

中順大夫鎮遠府知府伍公行狀

伍公諱餘福初字君求更字疇中其先楚大夫
舉之裔也元至正間有諱顯之者以處士徵不
就乃自攜李徒吳中一傳爲真隱先生某國初

以賢良徵爲湖州掾真隱生宗理宗理生時美時美生允剛以公貴封工部營繕司主事公其仲子也髫髻補郡庠弟子貢弘治乙卯應應天鄉試時非而試者三人公與海門崔相吳郡蔣燾京兆尹賈公某見而竒之曰此三鳳也累試輒不利御史張公璿提學南畿嚴重少許可考公文第一亟賞嘆焉正德丙子舉鄉試丁丑聯第進士授長垣縣知縣長垣古蒲城也下車慨然曰蒲子路之所治也吾夫子之所善也敢不勵與乃名其堂曰三善而刻銘其壁邑故有逢

千祠改而新焉乃於是均賦役禁吏胥䟽滯囚登俊髦而邑大治武皇之南巡也道出長垣供億繁費公處之裕如而民不擾三年政成召拜工部營繕司主事天子推恩臣下得封其父母乾清宮成復拜金幣羊酒之賜我朝置繕工司專理贖刑其輸內局者中人悉倍取之繇是輸者咸避內而趨外弊日滋甚公乃白其事于大司空趙公璜而䟽正之法始畫一嘗攝營繕司事季終所積羨餘悉輸之公帑不以自私趙公曰自我爲司空不私羨餘者惟伍主事一

人耳尋以言事得罪幾阽危丁李安人艱奔喪南歸尋丁外艱居喪有禮服除陞刑部員外郎尋調兵部車駕又改職方職方所轄者將官也考察精嚴請謁不行陞武庫司郎中亡何以讒謫安吉州判官州之西有唐李衛公祠圯於火矣公創而新之督造黃冊釐剔宿弊吏不敢欺冊上諸郡皆駁安吉獨不駁考滿陞建昌府同知單車之任不以家累自隨清操堅苦而同官墨者以公爲迂陰中傷之而公決志歸矣章再上 聖天子惜其才遂有鎮遠之命不就歸未

幾得旨致仕公性高簡外若方嚴而內實和坦不知者謂公傲而實非傲也所至以文字自娛放情山水嘗與殿撰舒公芬謁孔林闕里飲七十二泉又縱遊泰岱燕山武夷天目諸名嶽相與倡和者皆當世宗匠其詩春容雅麗不事剗刷而氣格自殊所著有北馳錄西山探梅集安吉新志遊天目山記虔行錄而吳中水利論援證精覈議論通達公之用世亦槩見乎此矣家居杜門謝客手不釋卷耻問家人生產其貲悉爲豪奴所有其黨有點吏深於鄧思賢之術訐

告紛然而有司反左右之公之子孝光繫獄者數月公以此鬱鬱成疾乃後事稍得白而公竟不起矣表童時即辱公知既同官兵部而孝光者又表之同母妹夫也公既歿孝光撮公懿行將以乞銘於史氏乃委表次叙其事顧予小子惡足以發潛述媿所託以不朽者有太史公在謹狀

陳體元行狀

陳體元諱乾蘇之吳縣人也其先鳳陽人宋靖康間始遷于吳胡元時有名良炳者官翰林學

士同知太醫院事其後有新齋公者仕于皇朝爲郡醫學正科新齋公生本道本道生彥斌彥斌生仲和仲和生公學公學生體元陳氏之醫自學士公始其專門小兒醫則自本道始本道贅于孟氏始傳其顛顛之術而實大顯于君君承襲世業于古方書靡不探究其治疾審察精氣標本虛實溫涼燥濕之用其言小兒壽夭病之起不起時日淹速若刻券契百不失一吳中治嬰兒者必走君無弗應手效者陳氏術業高多通顯者獨君不仕而醫名實冠吳中旁郡

邑咸奔走之君退遜謹朴言循循若不出口自
薦紳至氓隸咸愛敬之或侮之亦不較也娶董
氏先卒故翰林檢討徽府長史彝之女生丈夫
子四人伯曰志遼府良醫娶李仲曰恩楚府良
醫娶楊繼顏叔曰惠府醫學正科娶王季曰慈
常熟醫學訓科贅于沙女二人嫁孔彥義吳用
孫男七諤諫議諒諧讚諭諫縣學生孫女七曾
孫男三曾孫女二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
春秋若干墓在武丘鄉駒字圩

李空同先生傳

李公諱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也母夢日墮
懷中寤而生公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
弘治癸丑舉進士丁內外艱戊午授戶部主事
倡爲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
下弗論也乙丑進員外郎外戚壽寧侯張氏怙
寵驕縱開張皇店奪民莊田聲焰薰灼莫敢問
公獨上疏論語侵中宮 昭聖大怒 孝廟不
得已下公錦衣衛獄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
孝廟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
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叩頭對曰夢陽

狂直不足深罪 孝廟色變李不敢對叩頭叩
頭而已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
他實欲効忠於 陛下 孝廟曰謝先生言是
有 旨夢陽復職一日 孝廟獨召見兵部尚
書劉公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
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中人皆勸朕杖之其意
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
其不忠如此朕故釋之劉公曰 陛下此事即
堯舜之心也正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

成劉瑾等蠱亂朝政給事中劉蒞陶諧相繼論
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韓公文日流涕
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
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 先皇帝
於地下耳乃令公草奏文多載集中疏入 詔
廷議其事而八人者環哭 上前乞命事中變
瑾遂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榮皆竄死明
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公手草也蓄憾
不已矯旨奪劉公徒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
榜爲黨人公與焉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

矯旨羅織公罪械繫逮京師再下錦衣獄公之內弟左國王者間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力救得免放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宿習褒獎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威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爲動久之墮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旣材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與公有嫌遂相奏訐 天子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信

獄摧苦殊甚公不稍爲屈竟文致聞仕而布政使鄭岳適爲濠所陷公素與岳不相能岳旣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賴刑部尚書林公俊力救得亡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嘉靖辛卯就醫京口還大梁病卒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余戊子歲使大梁以書投先生辱賦荅相逢行一見甚驩談讌累日夜是後人從大梁來先生必有書遺辛卯以所著集見託屬續之日遺言必表生表吾墓而先生之子伯材馳書京師曰亡父落落大節世或未盡知子必

傳之嗟乎先生之名同天壤敞可也而何藉於
予世有不知先生輒開口雌黃者請三復於斯
文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
古未遠古文未喪然自遷向雄固而下亦鮮稱
矣唐則韓柳宋則歐王蘇氏父子咸以所長擅
稱而說者猶多低昂謂宋之不逮唐猶唐之弗
逮漢也 我明文章發于金華數子而宋劉二
公雍容述作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
而朴醇有餘要亦氣運熙洽使然也 列聖紹

統人文宣朗暨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之雄
材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
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
何景明作爲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
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郁茂以尚矣李公材
最高其人負奇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
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讎嗟乎斯人也豈世俗所
能容哉

胡端敏公傳

胡公名世寧字永清浙之仁和人也幼有大志

數夢借于少保立朝議軍國事弘治壬子舉鄉
試第二癸丑舉進士授德安府推官以薦陞南
京刑部主事數辨疑獄陳備邊十事復應詔陳
六事奏入皆不報遷員外郎時逆瑾擅朝劉瑯
為守備都官咸脩謁公獨不往機戶侵官鏹累
萬公擬盡本法御史阿瑾意劾公失入廷中議
皆直公阿瑾者竟抵罪進郎中陞廣西太平府
知府郡邊荒土官雅不庭參公下令延見長吏
撫以恩信而絕其私饋及因他出過其營單騎
直入坐帳中縱閱騎射良久乃還子弟應嗣官

者輒為保任由是民夷皆感悅太平州土官李
璿阻兵拒命潛檄龍英州趙元瑤捕斬之因大
城壺關條治蠻事上之丁內艱補知寶慶約岷
府毋受訟中人橫斂者悉裁以法治如太平時
擢江西副使備東鄉兵撫馭反側征姚源賊王
浩八及建昌毛坊盜皆有功因城廣昌南豐新
城三縣賴之宸濠反有狀莫敢言者公發憤上
疏其略曰江西失火延燒萬室基地便利盡歸
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莊田所侵激民立寨
三司官多受鈐束問刑叅吏舉奏成案買辦漸

行於遠府騷擾遍逮於窮鄉臣下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寧王自討護衛以來威勢日盛乞戒諭止治其國內毋撓有司有旨戒濠濠乃行萬金間用事諸大臣奏公離間親妖言誹謗逮捕甚急而公先已遷福建按察使因間道走京師投繫詔獄刑訊逾年數從獄中上書皆不報言官交章訟公寃久之得減死戍遼東瀋陽中衛躬履行間授徒以自業凡四載濠反書聞赦歸田里復湖廣按察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處松番軍餉令近邊者輸租于

邊而縮其額以所縮加徵內地內地勿輸邊復條奏安邊便宜四事今 皇帝登極召爲吏部右侍郎聞外艱去旣免喪上疏乞早定追崇之禮而赦群臣議禮不合之失因言宦官外戚不可假以威權言官不可加罪藩臬守令多不得其職累數千言召拜兵部左侍郎進言保養聖躬在慎起居節飲食願慎用醫藥又撰講義三章以進一大學惟仁人能愛人章一洪範惟辟作福章一易繫辭不出戶庭章二疏皆留中大禮成陞俸一級丙戌知武舉引疾改南京吏

部左侍郎進工部尚書尋以左都御史召道改
刑部尚書用議者言加太子少保仍左都御史
掌院事入見辭免官保上疏宜虚心以執中使
喜怒賞罰發皆中節及論聽言用人之道上
嘉納焉既總憲務持大體奏上畫一之法申明
職掌凡十條乞復執法被誣者官詔付所司施
行而考察奪職枉者始許言官論辨矣改刑部
尚書凡中外諸司獄囚叅讞務允不以文法嫌
怨禍福自沮至罪在不測衆莫敢言者必奮身
論救正德中土魯番謀奪甘肅哈密入貢者爲

之內應副使陳九疇知其謀大索甘州城中回
夷衷甲者悉敲殺之而身自搏戰敗土魯番兵
至是儉人聶能遷上書言哈密之不能興復者
由陳九疇妄殺啓釁也事連致仕兵部尚書彭
公澤時王瓊復總制陝西軍瓊故與澤交惡而
大臣陰主瓊遂捕九疇下獄議坐極刑公嘆曰
使我典刑獄而殺一忠臣吾寧先死乃抗章申
理願以數口保之上大感悟陳得減死戍遼
東彭編氓隴西豪柳瓚誣巡鹽御史王朝用陰
事有旨逮治公奏恐傷憲體事竟直焉劾去

郎官之錄囚不當者其因事建明得著爲令者
三翁姦子婦未成者減死一也竊盜自首得減
者免刺二也庶人在官應守法而不守者並依
枉法科三也復因災異陳言勤聖學一事恤民
任官九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陳兵政十
事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以爲將蘭擁族
帳內徙土魯番遣使求蘭將甘心焉大臣即欲
予之以易哈密公言曲先本服屬中國蘭反正
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縣遠無益事實正
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無爲土魯番所欺請

勅下王瓊先盡復瓜沙之地收合亡失屬夷封
殖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以制番使相破滅
此伐交之上謀也且請廣屯種興鹽利預收糴
以足邊儲而薦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使施儒
揚必進堪統軍旅吏部言諸人皆不可用公遂
引疾致仕三疏始得請居亡何起爲南京兵部
尚書叅贊機務不拜猶手疏勸廣嗣育容直言
惜人才未幾薨于家賜謚端敏贈少保公忠貞
廉約練暢世務而尤愛惜人才其憂國薦賢之
心老而益篤初抗論逆藩幽囚遠戍間關九死

及遭 聖明益感知遇危言正色蹇蹇匪躬朝
野想其風采雅志儉朴位居端揆布素如寒士
門無私謁接引後進談議世務終日忘倦嘗曰
學貴經濟不專在詩文也讀衍義補著膚見四
卷居遼陽著春秋志疑十八卷幼精騎射及遇
盜于滄敗楊虎劉六羣賊述滄州退賊事略一
卷德安行稿太平寶慶雜稿各二卷姚源建昌
征案東昌撫案共十卷撫蜀雜稿一卷讀易私
記四卷詩文二卷自述年譜一十六卷其奏議
二十卷已行于世表官刑曹辱公國士之遇命

其子純受易及公去位時顧謂表曰吾老矣天
下方多事子其勉之公之所以望表者何如而
表乃若此已邪純之赴肇慶也走姑蘇請曰先
公知子子不傳先公而誰傳邪嗟乎士爲知己
死空言奚足酬哉以公之忠勲而表附以不朽
是予之幸也夫

論曰方宸濠之謀逆也吏于江西者咸劫於積
威勢怵利啗惟其欲之是聽志富貴結腹心如
潘鵬王綸者不少也間有稍知逆順者不過循
默自保觀望規避以脫虎口爲幸耳孰有奮不

顧身如胡公者哉。疏朝入而禍夕發，左右出入門戶，寢居皆逆徒也。而竟脫身間走，得免灰滅及械繫掖庭，備嘗百毒。朝之用事者，悉受濠賂，遺批抵機，穿幾陷不測。卒賴御史徐文華等抗章申救，僅而遠戍。而濠之逆謀始彰，露中外亂臣賊子人思誅之矣。然而已卯之變，孫許駢戮，遠近震驚，向使當國者採徙薪之讜，謀謹履霜之明，戒先事制變，禍亂何自而生哉？胡公身不踰中人言，期期若不出口，及論大政事，決大疑，侃侃諤諤，守死不回，居常憂國不遑寢食，事有

不可者，即閉門草疏，無少顧忌，嘗憤守正者遭誣落職，懇懇言之，正色立朝，孤立無與。今皇帝知其忠鯁，雖數進逆耳之言，而曲加優納，不以爲忤。一時新進用事之臣，雖極恩寵，然天子所敬憚優假者，胡公一人而已。見幾勇決，進退有禮，世尤高之。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莊助曰：古有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若胡公者，其近之矣。

御史大夫盛公傳

御史大夫盛公諱應期，字斯徵，蘇之吳江人也。

其先出宋參知政事文肅公度高祖寅 文皇
帝時官御醫有寵曾祖似不仕祖昕父瓘俱以
公貴贈官公弱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都水主
事管濟寧牐牐當孔道公私舟爭利先進公束
以法而時啓閉之吳文定公寬以少宰赴召時
方封牐蓄水以濟漕船吳公尊官也守牐旬日
乃聽得過公之守法吳公之樂成人美聞者蓋
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歛戢挾私貨
者輒沒入之時太監李廣嬖用事諸中貴群懇
于廣廣固嚙之矣而廣之家人販私鹽南來聞

公嚴悉投鹽水中廣益怒乃嗾太監秦文誣奏
公阻薦新船爲大不敬詔逮錦衣衛獄謫雲南
安寧驛丞稍遷祿豐知縣祿豐古祿琫也烏爨
蠻所居俗獷悍習盜公不鄙夷其民教以禮法
而弛捕盜之禁盜咸首伏化爲良民陞順慶府
通判管糧稽逋適伏宿蠹盡革父喪歸道陞武
昌府同知服除改長沙陞雲南按察司僉事分
巡金滄洱海諸道所至屏肅景東知府陶某土
官也父子信讒日相讐殺公縛其讒人寘之重
辟曉以大義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死其妻

攝郡事而子朝鳴克狡不法肆行剽奪民殊苦之奏下所司觀望不理公出鳳不意單車馳入其境母子惶怖伏罪乃窮治其黨歸所侵奪於民公策鳳氏終必爲患請降其秩設官制之因會奏于 朝議寢不行後鳳氏卒叛如公言復建議請閉銀礦以絕禍源而鎮守太監梁裕貪虐無厭公與巡按御史張公璞副使晁公必登共禁制之裕因誣奏公及張公晁公俱逮下制獄張竟考死獄中諸大臣及言官連章申救會乾清宮災赦出先已進本司副使乃得復任尋

陞河南按察使清嚴彊察威禁大行陞山東右布政使謹出納屏羨餘正已率物胥史莫能爲姦未幾陞陝西左布政使鎮守太監廖鑾縱其弟姪廖鎧廖鵬漁獵民財侵盜官帑姦賊狼藉有司脇息莫敢問公以法剪其羽翼廖滋不悅思中傷之乃檄公督造絨罽檄文嚴峻費且鉅萬公按籍知廖前已侵費數萬不以上供持數示廖將奏之廖惶恐跽謝乃不復造 武皇之西巡也駕將至榆林人情恟恟衆議加賦以備供億公請於正賦內每戶以丁糧爲差出銀米

若干聽准來歲賦入之數民爭先輸納比駕
至士馬供億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若無事者
時江彬扈從寵倖勢焰薰灼自鎮巡以下咸重
足屏氣呵辱如奴隸公獨與抗禮干請不行同
事者咸歎服焉 武皇帝亦知之曰盛某好官
也明年四川缺巡撫陞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蜀險遠夷獠雜居天全六番招討高文林數出
寇掠而流民謝文義亦糾熒蠻爲亂皆討平之
捷聞璽書褒嘉錫以銀幣丁繼母憂歸今 皇
帝登極起爲江西巡撫江西遭宸濠兵燹之後

歲饑民窮寇盜充斥而鄱陽湖尤爲淵藪盜出
沒其間者漁舟爲之鄉導公令編號以驗其出
入而調遣官軍以防邏之立團保之法使相覺
察盜無所容一時迸散於是輕徭賦議賑貸奏
免雜調緡錢者數十萬請留解運者數萬輸米
南京者四十七萬銀二十萬而積穀以備荒者
亦百餘萬有 詔賜羊酒幣帛尋陞兵部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前任兩
廣者多通土官餽謁土官多玩易之號令隳弛
而蠻寇竊發公至大閱鈎稽簡料凡太監及總

兵私役軍者悉勒歸伍而兩府官屬之暴橫者痛抑之且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聽關白乃行由是二府不悅大興讒構矣歸善縣賊李文積據桃子園爲亂發兵討捕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全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級俘四百餘人土官劉召據思恩以叛討破之斬首一千九十七級俘五百餘人召赴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岑猛作亂事聞下公體勘公上疏陳方略下兵部覆議而公已改官矣初二府蓄憾騰謗於當道當道者欲事調停遂除公工部

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實奪之權也乃引疾致仕會河決徐沛漕渠不通朝廷憂之詔選廷臣可以治水者僉議以公名上陞公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而僉事江公良材議同及少卿黃公綰詹事霍公韜亦各陳便宜並下公看詳公親詣其地相度咨訪議旣克協乃上疏言黃河之患古今所同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而其性避高

就下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出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東行至兗又分二小支一出汴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漕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并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汴俱入漕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汴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自曹單武城諸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潰四出徑趨汴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

湖之東泥沙壅塞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爲今之計大畧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改別地而不與之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以聞詔可以春和興役而公已命官分治舊河使通漕船堅築隄岸以障黃河之衝復濬趙皮寨條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乃簡屬吏之能者以

任新河之役量地以授工程功以授食役不告勞財不告匱垂成而謗興有詔罷役而公得罪以歸矣時戶部尚書鄒公文盛刑部尚書胡公世寧咸力爭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大臣言官數論薦竟不用以死惜哉

論曰余觀盛公之治河而知天下之事難成易敗也昔堯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乃更命禹古之人興事建功若斯之慎也而景泰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困於多口賴朝廷之明謗讒弗行卒以即功信哉事之難成也

余嘗道徐沛間詢盛公治河事皆有法工纔四月耳而完者已十八九使當時稍假以歲月烏患無成哉公剛果廉幹嚴於馭吏請謁弗通怨謗弗恤庶幾有大臣之風余故傳之冀國史採焉

湯隱君傳

隱君名璽字文守吳人也大父彥祥官大興縣知縣大興公嫡子濱者無子而弟瀚之仲子爲隱君乃立爲濱後隱君事所後父母如所生父母且均執三年之喪事庶母陳有禮伯季皆高

賞而隱君獨嗇約友于懽怡不伎不求此其孝
友今之人能之哉嘗受易于故信陽太守施公
文顯強記博識華實彬蔚凡經史子籍下逮稗
虞伎術百家之言靡不綜述袞嘗隅侍觀隱君
範儀端凝意思安和恂恂如不出口而詞旨婉
切曲中事理聽者悚服故京兆祝公允明以文
藝師表海內嘗賦懷友詩咸海內名流而隱君
居首嗟乎祝公豈妄許可者邪早歲挾貲歷齊
魯燕趙觀山川土風人文乂之歸吳築圃灌園
蒔植果木棄絕貿易買屋閭闔城門收其屢息

計口而食而家業稍殷乃隱君則泊如也隱君
善居鄉居家睦族里喜賓客排難周匱難殫述
矣袁子曰書稱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如隱君者
終其身無踰閑無蔑禮一鄉之人愛且敬之無
間言非所謂吉人爲善者耶

司經局洗馬尹公誄

并序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己亥故司經局洗馬
尹先生卒嗚呼哀哉帝鑒弗察神聽遠而邁此
閔凶胡弗憖遺人亦有言金石難敝百祿攸綏
莫匪豈弟蘭以薰摧玉以鎮玷棘也云茂孺珉

或銜嗟乎虧盈不齊報施或淫跖壽淵天匪徵
自今君子肅括議道自己舍命弗渝朝聞夕死
嗚呼先生短折弗遐吉往凶歸委耀彫華業崇
秩卑抑志隕名國喪儀羽士茂典刑曰余小子
夙荷采甄惠以周行敢不勉旃壘壘德音孔卓
而昭今也云亡孰示不佻令聞于宣芳烈靡紹
顯諸譔述庶其有詔何以宣哀載觀誄詞勒之
旗旌百世可知誄曰嗚呼先生含精抱和研幾
秉哲量宇淵塞風規峻潔早歲飛聲遂播芳烈
藝圃騰蹕詞場截莫縛思雕藻粲若虹霓約理

粵辭根柢標揭鷓舉鸞驚握瑾懷瑜譬被和璞
孚尹自殊載礪載錯劇其廉隅工師于邁爲璉
爲瑚冠我多士蹈于天衢展也君子醇乎大儒
華實並茂器幹斯隆發策金馬卒業銅龍 王
之吉人行行雍雍旣載彤管遂保青宮潤色鴻
業揚厲膚公羽儀具瞻模範攸崇總統羣籍同
異是究玉几黼幄在 帝左右爾有嘉猷入告
我 后夙夜媚茲䟽附奔奏大人格心申錫簡
懋冀斷梓材明堂云構温温恭人顛實揚休具
曰邦彥莫其大猷胡躋而踣志盡年適金石銷

鑠逝如泉流蕙折蘭摧悲此勁秋天弗憖遺與
善爲讎朝失楨榦士喪典刑杳杳玄路蕭蕭素
旌几筵備物以象平生潛寐弗寤永閔精誠盡
慌散翬游魂于征遺箠在疚擗踊靡寧凡我及
門義切心喪德音在耳孰也可忘心悽目泫五
內摧藏敬陳誄文敷此腎腸

祭故少保大司馬端敏胡公文

有序

少保兵部尚書胡公以庚寅之某月日卒于仁
和某里之私第嗚呼哀哉國喪楨榦士摧儀表
天不憖遺吾將安仰癸巳歲仲秋之望袞薄游

臨安追念疇昔知遇之恩竊懷死生契闊之感
履宿草而悽其伏堂封而涕泗爰陳鄙辭式薦
清醑其文曰倬矣胡公允文允武神降海嶽篤
生申甫昔在強藩元凶構逆抗䟽發姦幾蹈不
測錯甘吳戮汲寢淮謀請室久繫遼左遠投忠
瀕九死節貫百折公之令名遂懸日月皇執重
離卿臺荐晉肅肅有位風紀爰振旣齊五罰遂
掌六師正色率下朝之表儀嘉猷平章密議獻
納維 帝念茲世也寡合山立淵渟禮進義退
古社稷臣維公無媿公之勲業金石難朽爵秩

雖崇德澤未究卹典寵渥謚號光加華夷悼惜
朝野興嗟眇予小吏嘗侍司屬封非謬甄消塵
誤錄獎引周至訓誨殷勤竟遭玷缺徒累高明
纍纍堂封奄觀宿草敬奠一觴陳辭以告

祭玄冥回祿文

孟夏徂暑盛德在火融風乃作布茲赫羲燔我
郊塵騰光橫厲裂灼玉石散披雲霓哀我遺黎
倉怵不寧屏攝倣徒凜焉兇兇維是在位用震
厥心行火所掀俾保所徵豈其出內速戾召愆
秉我瓊瓚昭假明神庶幾撲滅惠我上下玄冥

爲牲回祿維牝夬以時息洩其滔淫無或昧蔑
寧莫我聞群祀攸司敢不祇告

祭中大夫叅政張公文

維靈肇濬昌裔夙承遐澤先烈丕嘉鴻軌敬式
懿質淵英靈脩準直紬緒丘墳研幾疏籍卒業
南宮蜚聲東序策薦賓興宏馳髦譽雲翮冥翔
鹽車失利設貳中都牛刀小試法禁明壹玄化
滂流稽弊班程諼格彊柔賦均土則訟簡纍囚
洋洋絃誦男歌女謳崇墉疊雉經始版築物力
庀徒隄防洩蓄安豐有功楚相攸續蕃用阜財

灌溉種稔考最銓司剖符南陽報政期月叅德
龔黃肅肅憲臬獄慎低昂藩司左轄慈惠彌康
敦誼丘園無縻好爵曰利幽貞遯于寂寞於維
我師詞垣矩矱 皇之蓋臣日侍虎幄訐謨左
右寵眷斯隆優賚緋魚衍衍雍雍司存獻納夙
夜在公陟岵瞻號靡遂私衷季冬者月戊子者
歲凶問騰奔神情震憤哀踊籲天胡茲長逝息
彼形兆歸于太素凡我小子悲悼靡寧敬陳醴
奠冀格幽冥

祭祀京兆先生文

維君侯之睿哲洩天地之玄機漱芳液於藝術
博奧旨於文辭準皇墳以約軌黜百家之支離
曰漢氏去古其未遠庶斯文之在茲揉精思以
述作宣英藻於端倪綜群言而廣涉歷九服以
疇咨洵多聞而洽見旁羅絡以無遺沐皇澤之
休薦遂策名于有司何抱玉而屢黜戢雲翼於
亨衢嗟豫章之竒碩弗見售于工師徇微祿於
嶺表沉下僚而弗耻理民務於夙夜流慈惠於
百里佐天府以聽政維豈弟以約已畏簡書之
糾纏返初服於桑梓雖志業之弗究侈譽聞其

彌張閔時俗之拘迫溷穢垢以含光維達人之
忘我窮意欲以娛康奄乘化以遐逝超至清而
上翔慨典刑之淪謝徒悼慕於遺章苟靈爽之
未昧或昭鑒於罍觴

祭施邦直文

維君金玉碩膚淵雲學殖摘藻揚芬脩姱蹈吉
早鶩書林甫通仕籍亨衢未騁濛汜已迫奄忽
泉扉沉淪異域大命近止游魂莫招含祿有禮
旃旒蕭蕭凡我同盟孰不悼悲我館我殯匍匐
救之祖奠在庭興哀致辭水浮陸走歸窆玄墟

蒿歌已矣德音永遠

祭吳懋憲文

維靈畊文穫藝履道基仁翱翔世表游泳詞津
豈弟且惠博約循循才華淵濬問譽日新金門
通籍彤陛垂紳甫辭家食式作王賓奄忽晨夕
長訣交親泉扉掩恨總帳棲塵几筵惻楚旃旒
誥誥祖送于郊首丘于閩天道茫昧孰究其因
共綴哀辭友誼莫申

祭封虞衡主事伍公文

維靈履坦丘樊考槃澗陸練要脩姱彌性力穀

義高閭閻仁洽黨族栢松旌心蕙蘭中服平康
錫極豈弟干祿繁祉攸宜祚胤孔淑子奮孫騫
螽羽麟用金冊龍章賁于泉谷既醉萬年假樂
百福以熾以昌衍衍粥粥眉壽未艾大命奄速
蔓草露零虞淵日伏旆旄有翩輶帷不復天則
為之靡究嘉告哀計遠遺辨標悽感敬致一觴
庶鑒情曲

祭楊宜人文

維靈異質蘭芬坤儀玉粟世胄高明弘農伊匹
敬佐君子有踐家室於穆莒州邦之司直嗣我

徽音百男斯殖小星肅肅螽羽螻螻溢彼朝露
惟軒自飭諷詠栢舟矢死靡忒犖然遺孤拊畜
備悉訓以書詩踐猷邁德承志祿養匪躬秉職
維茲滑甘有曠晨夕計音奔馳擗踊莫及凡在
戚交嗟咨悼泣敬奠牢尊升臭窀穸靈其有知
鑒此楚惻

祭董夫人文

維靈夙稟柔媛有齋恭肅天作嘉止世胄華族
相攸來歸燕譽載育繁藻靜嘉栢闕雍穆吉往
凶來蘭摧玉毀百祿未總大命近止蕭蕭素旌

哀哀蒿里祖奠牢觴昭假筵几

祭毛安人文

維靈玉性幽貞蘭姿婉懿夙閑禮文丕承華系
作配君子徽音用嗣肅肅闔儀虔共好事既儉
且勤宗親燕譽命則弗遐奄然徂棄孤帷棲塵
冥旄隕涕籩竿敬陳幽明永異

祭王封君文

維靈挺殊材於梁益秘丘樊之德貞抗逸民之
高躡敦素位以中行斂芒角於金玉播蘭茝之
芳馨儀靜山以成性抱淵冲而寡營胡仁者之

弗壽盡年適而志毀彼勁木之堅孤亦梯摧而
條萎諒陰陽之遷易彭殤又焉殊軌維智哲之
委順乃達觀於斯理猗子姓之卓傑紹休訓於
夙聞縱天衢之冥翮宣藻譽於藝文忽飛書之
馳至述家難之憂屯銜哀踊以長籲念陟岵之
辛勤紛五情之震潰指故域以奔趨暖玄雲於
黼翬結淒風於總帷陳几筵以備物象平生之
光儀薄陳辭以申奠冀神靈之格思

祭太學周生文

維靈弱冠明經趨庭說禮博敏旁該資材並美

不承父兄卓有風軌卒業成均馳譽胄子雲翮
方舒蘭英遽委志抑年適逢凶構否命也爲之
悲曷其已嘽嘽者嗟呱呱者泣淑慎乃躬之死
靡忒輶車旌旌顧瞻悼惻涉濟浮淮歸即玄宅
祖奠有辭靈其來格

祭王履吉文

夫哀緣情感戚以交興物無不毀理有難明膏
煎金鑠彭壽淵傾嗟乎履吉竟天厥生昔在童
年英資物表川嶽含靈璣辰運巧孝友人倫仁
賢國寶德隣雍騫玄詣莊老文維貝錦賦則金

聲膠鬲浹譽沙朔騰名鄉夸二陸戶儼八荀竒
蹤電邁逸翮雲冥豐材蹇會脩塗跼步抑志丘
阿歸神泉路蒼旻弗仁胡測其故自昔有死溘
如朝露漢維賈生魏則文考唐之勃賀咸以材
天不朽維名孰暮孰早君能立言亦復奚悼

祭伊師文

嗚呼先生昊天不弔喪此懿碩祿秩未崇壽年
靡極邦人咨嗟列士悼盡眇予小子曷其軌式
昔在童蒙顛愚寡識於維先生以引以翼潛心
董帷卒業庖易鉤玄極深章辨句析惠我諸昆

博約有則朋來如雲達材成德嗚呼先生學維
藝術行寔表儀黃中內含直方外資懷璵握瑾
矩步繩趨樂只豈弟敬慎威儀乃紹先烈克濟
世美學古入官休聞疊疊于深于祁大邦是理
仁懷威懲狙伏奸靡古有召杜今也可擬考績
循資佐守炎荒爰觸瘴癘遂瘳膏肓懸車遄歸
與時行藏何期不祿奄爾云亡哀情踰匍匐義
切心喪矢辭告哀薄薦疊觴

祭施母吾夫人文

維靈植性柔嘉秉心貞壹華裔承休高門作匹

克相夫子邦之司直訓齊家人夙閑壺則栢舟
矢心之死靡忒蕭蕭敝帷信如皦日玆玆三孤
我拊我恤大塋之嗟奄返玄室哀詛忝葭莩恩
同子姪夙昔登堂欽承懿式歲月潛移哀衷罔
極顧瞻几筵曷勝愴惻

祭少宰徐師文

荒彼具區百瀆之委禹績奄奠職方攸紀鴻流
海匯金庭嶽峙堪輿毓秀靈祇効祉實孕厥符
克生我師誕發神穎夙稟岐嶷醇精宅性間氣
毓資因材之篤元造匪私瑰玉在璞和氏則獲

時維少傅碩望有赫我師輝映乃尚瑤席方陽
垂顧騏驎振策明仄靡遺師錫自僉威鳳覽德
潛龍應占遂就輿軫肇服官聯在公夙夜有翼
有嚴中秘邃清群彥卓犖我師弱冠九流綜博
賦奏甘泉書讐祿閣金匱之藏以斤以斲既掌
國史亦侍經筵雍容授簡暢叙微言鈎析疑奧
諷摘疵愆褒詞莠說罔陳於前惟 帝懋簡俾
代綸制巽音以申喉司是寄視草鑿坡秉筆螭
陛堯言風渙人文星麗髦士有造式重賓興南
翰郁郁寔典文衡雅體跋變英才彙升事 君

以人植我國植嘉績多宣輿望傾企太宰經邦
擢居其貳膺茲崇責以贊吏治眷命斯殷蒼生
拭視我師被遇奮激遑遑惟公暨明對揚休光
銓擇流品董正官方黜幽釐冗顯滯登良肅肅
天曹六事之首三王跨前我師步後權隆招基
守正蒙詬悖憎傳偕竟困儕醜貝錦階厲起自
讒言蕙苴叢謗亦以涉嫌青蠅羣嗜古今共然
跡雖或巉道則奚愆我師明夷順受無懟多口
何傷奉身而退舍車用徒拂衣辭位朝罷夕發
遵養時晦國是旋妥亮節彌昭清問勤佇屢顧

於朝西洛遲起東山誦謠鵬鷗既逝弋者安招
廟廊永謝丘樊獨樂綠野蕭敞平泉寥廓嘉樹
敷榮幽葩吐萼撫景寄懷將終一壑大人邁會
羽儀群倫道之云厄歸潔其身淹速乘變與化
屈伸我師出處曷愧古人小子顛劣早慕術藝
中遭三黜未售一第曲荷甄錄藝菲弗棄驥尾
幸接龍門叨際元歎信雋名以邕宣士衡信才
譽以華延矧予末學筮仕孱年誨導嘘拔獲免
墜顛我師肥遯予亦謝劾偕投逸散復同井邑
方欣承教素衷實獲卒業後陳從遊暇日昊天

僭信莫肯憖遺中台倏折巨鳥遽儀邦域震悼
具位驚馳哲人其萎予將疇依我師鍾粹允克
大受橫罹汚廢終靳耄耆沃膏徒屯宏施未究
既厚其生胡隘厥就秦風興愴橋言結悲脩途
乍隔夙誼豈違貞婺殉悅國士感知在三之義
悠悠我思几杖已邈寢筵猶設赤舄朝遺華軒
暮稅生榮死哀冥靈庶慊敬奠清醑腎腸如裂
嗚呼哀哉



袁永之集卷之十八

箴 銘 疏 啓 贊 字說

后史箴

簞瓢室序銘

玄璐硯銘

久病乞恩休致疏

久病曠職懇乞休致疏

遵 勅旨以效愚忠疏

脩清容軒疏

脩彩雲橋疏



謝陳駕部敬輿惠鹿角霜嘉魚六安茶啓
謝蘇侍御惟和惠何首烏丸啓

戴刺史像贊

陸義姑姊贊

范元春字說

表永之集卷之十八

后史箴

穆穆中壺王化攸基正位于內易贊坤儀二妃
助舜三母興姬於惟國風肇始關睢內德之茂
曰儉與勤明章婦順以佐一人旣肅且雖逮下
敷仁繫藻攸潔蠶桑是親昔在夏禹塗山協德
殷湯齊聖有莘率職班姬進規履正不忒淑慎
無愆嬪御是式載稽哲王務脩陰教習禮稱詩
阿保是詔無怠無荒以正家道萬國承流是則
是倣樊衛宣譽馬鄧稱賢含貞履順敬以勉旃

無成有終聖訓昭然戒于滿盈百福乃全 皇
明基命 九聖重光徽音內嗣媲美宣姜載詠
多男王猷允康敢告彤史旦夕無忘

簞瓢室序銘

表子曰昔孔子之門人多矣獨亟稱顏氏之子
者何哉豈不以其能安貧好學乎而韓退之者
乃謂簞瓢陋巷此哲人之細事噫何言之易也
古之安貧者如黔婁原思榮公東郭之流抑亦
難矣而獨顏氏之子最著彼有孔父者爲之依
歸且亟稱之也然又獨怪古傳記所載稱回有

田二頃此亦足以具饘粥矣而何其簞瓢若此
邪噫此乃孔子之所以亟稱者也彭生孔加余
之密友也家世頗饒于貲其先公大尹君又以
進士從政然廉潔自操不善理財遭讒落職家
業衰廢沒身之後困于徭賦誅求百出門戶傾
破孔加備歷艱苦竄身匿跡者數矣凡我交游
咸知其貧然察孔加志意體貌揚揚如富貴人
耳嗟乎此孔門所難而孔加能之今之世如孔
加者幾人哉且篤好古學心慕瑰瑋絕特之辭
耻事章句以詭時好又不屑治家人生業乃日

就空窶自稱其所居曰簞瓢室余欽服高誼爲
文以嘉之其辭曰卓矣彭生抗志超俗棲遲衡
門偃仰丘谷屢空無求古賢自勗孔門三千回
也稱獨陋巷簞瓢逍遙自足由愠賜殖信道未
篤載稽往牒黔婁原思貧不隕穫高風可師萊
子嘉遜寵聘卒辭朱倉勤學豆莩自資尚友微
烈我心弗移懋哉終身毋替銘詩

玄璐硯銘

上海董子元得歙硯膚理縝澤叩之如磬命曰
玄璐賞之以銘銘曰截玄璐兮縝而理鏗金聲

兮諧宮徵宣章華兮路哉功靡朋龜兮焉攸同
久病乞恩休致疏

臣由嘉靖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任兵
部武選司主事終事革職十九年三月內因科
道撫臣論薦蒙 恩起用復除南京兵部武選
司主事陞本部職方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二十
年二月內蒙 恩陞今職領 勅提督學校赴
任間不意感冒風邪致成疝瘡氣血虛羸行步
艱澁卽欲具本乞休恐孤 聖恩輒復中止已
於本年十一月內力疾赴任勉強供職至二十

一年三月內出巡蒼梧地方偶觸瘴氣前疾增劇加以痰喘吐血四肢痿弱不能動履日就沉痼醫藥罔效尸素是慚伏念臣之愚陋一無所能仰荷 皇上棄瑕錄朽略其夙愆擢之久廢未及暮歲再轉官階覆載生成之恩雖捐軀糜骨亦何能報但狗馬之疾自度無勿藥之期首丘之心猶冀遂生還之願伏望 皇上俯念私情容令休致或賜罷黜以延殘喘臣實不勝祈懇之至

久病曠職懇乞休致疏

臣自去夏染患瘴瘧具本乞休未荷 俞允勉強供職以來病痼益深氣血愈憊醫藥靡效鞭策不前兼以家有老父表羸見年七十三歲自聞臣病旦夕驚惶累書促歸情詞哀切臣雖欲陳力就列而方寸已亂夙夜每懷顧惟舐犢之情深報劉之日短百憂千慮歸心如焚輒敢冒瀆 天聽懇乞骸骨伏望 俯垂矜納早賜生還使臣得苟延殘喘少報親恩亦我 聖皇以孝治天下之一端也臣實不勝祈懇之至

遵 勅旨以效愚忠疏

臣以菲薄猥荷 恩私賜以 璽書之重假以
提督之權伏讀 勅旨一欵所過之處遇有軍
民利病事干奏請者從實奏聞欽此欽遵臣出
巡柳慶地方有賓州南丹衛充軍犯人馬錄先
任御史誤干 國憲 皇上不卽加誅薄竄炎
粵恩至渥也臣惟明罰勅法者 聖王之義赦
過宥罪者 聖王之仁故書曰罪疑惟輕仁之
至也仰惟 皇上視民如傷大小臣工有註誤
獲罪者咸蒙矜宥惟此馬錄一人尚編戎伍悔
悟已深懲創日久且年垂衰白情懸桑梓有足

閔者伏望 皇上廣好生之德推一視之仁特
將馬錄放還田里使得遂其首丘之願臣職忝
外臺不知避忌輒冒斧鉞之誅妄希雷雨之澤
臣實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脩清容軒疏

慈感寺清容軒者地因淨域基據化城臨清流
而作構六塵無染對峻嶺以啓扉群有咸會室
擁天花蓮座時聞夫梵偈林分寶樹金沙屢渡
乎慈航比丘上乘旣皈依而駐錫逸民傲吏亦
游宴以停驂勝國則文敏王孫清容學士相繼

藏脩適年則西谿僉憲南坦司空共圖創復是以土木鼎新旃檀增麗朱堂紺殿藉以輝煌峻閣長廊因之聯次但岸石善崩軒窓就圯歷歲未久復隍可憂金像莊嚴恐致褻瀆緇流出入亦懼傾危欲謀億劫以無虞須賴十方以普濟特願發菩提心假方便力共助垂成因果廣種無量福緣

脩彩雲橋疏

彩雲橋者據橫塘之靈境跨吳會之通津蓋四達之所經趨九衢之所輻輳者也年悠歲久石

圯岸崩行道咨嗟居民慨歎旣妨游息亦病輿徒嘉靖己亥有胥臺表子營別業于斯丘繼而處竹王翁考新宮於茲壤務耽幽僻永謝囂煩肆顧傾頽爰謀改築於是雲門道人矢心發誓差日鳩工展宏基於曩規無煩驅石之費揭雄觀於今構冀免從橋之危凡我十方各捐一木務使星輝月偃卧蒼龍于水中竦舞虹騫填鳥鵲於河表自今伊始駟馬瞻題柱之人億萬斯年匏葉免褰裳之客

謝陳駕部敬輿惠鹿角霜嘉魚六安茶

啓

竊惟犬馬之齒已長蒲柳之質先零百病交侵
千金靡效執事閔念羸軀惠班靈藥康子之饋
敢曰不啻越人之功庶其有望至於嘉魚出乎
丙穴香苾產於六安珍貺荐加至情莫報敬因
來使附啓謝辭

謝蘇侍御惟和惠何首烏丸啓

竊以交藤產於南廣竒功特錄於李翱甘枸出
乎河西異種首傳於漢武斯誠養生之良藥不
死之秘方也執事脩合適宜蒸曝有法俯憐蒲

質惠此寶丹上池之水曾何足云大路之金方
斯更劣香生槃筍價倍瓊琳實懷濟人利物之
心奚啻解衣推食之賜敬當服之無斃言念不
忘聊陳鉛槧之辭愧乏瑤琚之報古玉圖書一
附充清玩不具

戴刺莫像贊 有序

戴侯上仁豈第令德中和蜚聲畿甸發策 帝
庭承使廣誦詢之猷典禮宣寅清之譽三命益
恭一麾弗屑雖龔黃之澤未究而原邴之節彌
高逍遙中林優游夫耄敬瞻碩範爰頌洪休贊

曰於維君侯德中庸兮利賓王庭文譽崇兮駢
駢四牡使命恭兮典司邦禮翔南宮兮分符遐
壤參黃龔兮夔屈茨止遜林中兮式厥閭里修
德風兮有斐越嗣躡逸蹤兮試宰小邑仁聞訶
兮陟岵有懷慕儀容兮我弁朱裳丹青聳兮小
子頌德思令終兮

陸義姑姊贊 有序

余讀劉向古列女傳叙魯義姑姊舍已子而存
兄子其義至高及覽黃門陸子浚明傳其姊事
頗相類古今人豈相遠哉他日有繼更生傳列

女者安知不以陸義姑姊與魯義姑姊並傳也
余高其義而爲之贊曰有美碩人秉心均壹友
于兄弟字我諸姪於維陸君邦之司直遠竄于
荒靡顧家室絜絜靡依孰拊孰恤賴我碩人念
其朝夕恩斯勤斯以衣以食我怙我恃以有今
日昔在更生魯姑是述千秋嗣媿永垂壹則

范元春字說

范姑之曾孫曰元春者昏而未字問字於司城
伯子伯子曰盍字仁卿客曰夫以仁字者何居
余應之曰夫易言之備矣元者大之謂也始也

天德之首也在天爲元在人爲仁而於時爲春
令仁德之大者也四德之首也故曰元者善之
長也天非仁弗生物人非仁弗成德夫易言之
備矣孟子曰仁人心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周
子曰德愛曰仁孟言乎其體也韓周言乎其用
也易則備矣夫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由仁
存者也天子以仁保民侯王以仁保國卿大夫
以仁保宗士庶人以仁保身甚哉仁道之大也
先王之爲人道也莫大乎名名以經禮禮以制
義義以守信信以成德德成而名從之是故男

子之始生也父名之旣成人也賓字之慎之至
也夫元春嘉名也仁美字也敦仁以成德懋德
以踐名是字之義也客曰大哉言乎未之聞也
爾元春其識之以無忘司城伯子之訓

袁永之集卷之十九

書

復大司寇蘭溪唐公書

上大司馬增城湛公書

上李獻吉先生書

復大中丞金陵顧公書

復大中丞顧公論詩書

附大中丞顧公論詩書

復大中丞顧公書

復大司空安仁劉公書

再復劉司空書

與高吏部子業書

附高子業書

與王履吉書

獻仲兄書

復趙會元景仁書

附趙景仁書

復屠太史文升書

與陳太守允揚辭免集學士書

復李驗封伯華書

與郡縣論捕蝗書

袁永之集卷之十九

復大司寇蘭溪唐公書

袞聞周公吐哺而下白屋之士公孫延納而禮
東閣之賢故能光昭周道隆顯漢業令聞不匱
也世風驕諂古道彫喪孰有降卿相之尊而問
布素之賤如公者哉伏誦來教過垂獎譽猥謂
連珠之作可追古人袞何敢望古人也念自廢
黜以來爲世所棄買田石湖之陰卜室橫塘之
側杜門窮巷蕭然環堵雖乏井丹之高潔而竊
希長公之肥遯力田之暇猶欲肆精纂述之務

以從所好蓋虞卿窮愁著書裴雖不佞敢忘斯
義伏惟相公閣下明德懋勳乘時翊運立言爲
經述事爲史傳所載不朽者三蓋兼之矣裴聞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難成而易敗者事也是以
古之君子憂勤以赴工焦勞以興事進不失時
仕不苟祿颺鴻譽於丹青紀膚功於竹素故足
多也今飛龍在天多士濟濟而康熙之績未登
於三五制禮作樂沿襲簡陋九夷八蠻猶未能
嚮風而承化此誠君子憂勤惕厲之秋也孟軻
有言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當今之世舍公

其誰望乎區區之心誠不能自已也

上大司馬增城湛公書

裴聞量才叙職者 天子之務也陳力就列者
庶官之司也是以詩有伐檀之刺易著漸磐之
訓尸祿竊位雖下僚不可而况乎論道代工統
六師平邦國者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公今之大臣也道德簡于 帝心
聲名孚乎士議正位司馬筦鑰舊都所宜恢張
文教除飭戎衛銷伏禍於履霜固 皇圖以苞
石此公之職也頃者家兄表以不阿貴戚獲罪

魏公兩遭箠朴重以論劾深文巧中摭撫百端
天子震怒下之法司禍且不測吁可畏矣哉
夫中山之勲英衛不足侔韓彭不足擬是故生
享茅土之封沒著丹青之誓子子孫孫繩繩繼
繼 國家報功之典亦不薄矣苟能懷滿盈之
懼戒驕侈之萌覩昃日而畏悚尋覆車而知鑒
又何危溢之患哉夫魏國元勲之裔而兵馬七
品之賤官也以賤官而抗元勲之裔此何異奮
螳臂以當車轍累九卵以承千鈞哉然而官有
崇庠効忠則一祿有豐薄盡職則同故忠臣犯

逆鱗以輸節志士蹈虎尾以授命又焉能畏首
畏尾而患得患失者乎僕雖不肖嘗粗覽古今
之槩矣韓彭蒞醢豈曰無勲梁竇駢戮良由不
戢周絳侯安劉誅呂一遭變告身繫縲綑歎息
獄吏之貴幾陷虎口霍子孟擁昭立宣爲漢伊
尹顯禹雲山邪謀不軌卒罹赤族此古事之明
驗也暨乎本朝驍如涼國功如武清逆節稍萌
參夷立至可不懼哉可不懼哉今 天子明並
日星威符雷電貂璫婦寺仄足稟命雖議功議
貴著之國典豈可不自保全數冀僥倖哉來

天子之舊法官也讀書讀律蓋有年矣未聞以
京朝官而可躬加箠撻者也無將之訓漸不可
長此而不言焉用彼相賈生有言士可殺而不
可辱夫京朝官有犯律須奉 旨參問然後加
刑此所以養士大夫之廉耻尊 朝廷之體統
也赫赫王章式如金玉彼何人斯敢自變亂表
又聞之猛獸在山則藜藿不採皎日中天則魍
魅屏伏是以淮南寢謀於汲黯王氏歛手於鮑
宣正色危言之士固權貴之所望風懾息者也
威福陵遲肆無忌憚其所由來者漸矣在原之

急率爾陳告伏惟矜其狂愚而特賜處分幸甚
幸甚

上李獻吉先生書

僕束髮讀書粗通六藝之術嘗恠俗儒是古非
今甚謬甚謬今有人文如馬遷詩如杜甫行義
如魯閔謂不如古人何也君侯發穎關西空群
冀北陵轢四始扶搖九霄我 敬皇帝疏張天
網羅絡髦彥分布銅龍雍容虎觀而君侯獨沉
滯下僚出入錢穀發憤孔業掃蕩陳言吐詞則
沉宮振羽宣藻則日光玉潔而我 明之制作

文章卓乎可觀矣維時徐生虎視於荆吳邊丞
蛟躍於齊魯何子揚瀾於河洛而君侯獨騰蹕
蹂躪總統包容所謂無可無不可者也昔賈傳
困於長沙子雲沉於天祿李生長流柳侯廢棄
彼皆高材蒙詬直道獲謗禮法所繩流俗詆醜
不相假借孰爲吹噓者哉此嗣宗之所以慟哭
者也君侯抗疏豺狼昌言婦寺 明主寬膏斧
之誅儉夫設罟獲之險危機伏發末路嶮巖青
蠅有辭白璧無玷禍與材謀毀不勝譽復何怨
懟袞風懷傾企如飢如渴恨御李之無緣悵識

荆之不早天假良覲慰我私衷用布腹心求通
左右舊綴歌詩數章不敢以巴俚自諱唯君侯
裁焉

復大中丞金陵顧公書

語云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信斯言矣屈平
讒於上官伍員毀於太宰賈傳短於終灌董相
沮於公孫自古賢聖蒙垢負釁困於多口者焉
可勝數豈獨公哉何則道大難容行危寡合萋
非易惑而疑似難明也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
國又曰豈第君子無信讒言居今之世行古之

道而欲免乎謗愆者鮮矣來教望僕以著述不
朽之事此公樂成人美嘉進後學之盛心也顧
褻何足以當此夫立言者藝林之大業而生人
之至榮也經典之後作者愈難左氏敷簡奧之
文莊生馳閎肆之辯楚騷布卓詭之辭遷史序
雄竒之論之四子者不相祖襲步驟人殊孔孟
以來未有逾此者也嗣是鮮儷焉大抵適相模
倣愈趨卑下耳竊謂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
淵該事難乎綜覈詞難乎雅健氣難乎克和識
難乎通融志難乎沉澹兼是六能而假以歲月

立言之道庶矣以公之博聞強識而騁鶩於作
者之塗勒一家言光詔來世奚所多讓而乃以
精力不逮自諉夫古之立言者率多中歲何則
少年輕俊聞見未廣計慮未周雖詞鋒鏗銳而
論議剽捷終乖軌轍將何以訓褻孤陋罪廢之
餘萬念瓦解著述之事徒乖夙志祇奉來教悚
赧彌日敬陳所聞以復左右

復大中丞顧公論詩書

辱教作四言詩法甚善抑鄙心有疑不敢不吐
露胸臆折衷於大雅君子也楊子雲言斷木爲

棋挽革爲鞠亦皆有法信哉斯言聖人復起不
易也今之論詩者古體則以漢魏爲宗近體則
以初唐盛唐爲準夫五言起於蘇李枚乘之徒
七言始於栢梁故五七言古體必擬漢而又當
取材于魏建安諸子去漢未遠猶有古風而華
采過之特渾厚高古不逮耳下此則潘陸陶謝
去漢遠矣五七言近體唐初沿陳隋之習雖音
響鏗鏘藻思麗逸而風骨未備李杜王孟高岑
崔儲數子繼作陶鎔變化集厥大成下此錢劉
元白稍涉淺易而才力頓弱故作者罕尚焉此

其法也四言自三百篇後鮮有繼者獨韋孟爲
優魏晉而下辭旣偶儷而氣亦緩弱顏陸諸篇
殊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雲稍爲古質
然非其至者也尚不逮陳思况雅頌乎故作四
言者必以三百篇爲法而取材于漢魏苟如來
教欲舍三百篇而宗茂先淵明則五七言古體
亦將舍漢魏而法晉宋以下近體亦將舍初唐
盛唐而法大曆以後此甚不可也諺云取法乎
上僅得乎中學者生於叔季不能大觀逖聽游
心邃古而苟安卑陋未見其有成也僕所作郊

丘諸篇殊淺庸不足觀此局於材耳然不敢棄
穀率破繩墨以私創法程也吾文言爲世則方
當奮其瑰竒卓特之辭以媿吉甫穆如之頌寧
屑屑茂先諸公邪敬復左右幸終其說以教我
也

附大中丞顧公書

近會王道思吏部論古今文章之士道思推足
下與常州唐太史順之爲後來之特更無出諸
右者尊仰何已承寄示郊社諸古詩爾雅深厚
振脫近習直陵三代建意甚盛愚見竊有未安

文章之不可復元古猶衣裳之不可爲深衣袷
袞飲食之不可爲汙尊杯飲矣若刻意勦之必
成刻棘之苦如作四言則韋孟諷諫張華勵志
淵明停雲皆詞苑之高則也柰何必取雅頌而
步趨之蓋上古之文簡而主理後世之文繁而
主辭宋齊以下辭之敝也漢晉之間固猶彬彬
學者尚之足矣僕亦自恐老憊氣衰爲此卑論
質之道思頗以爲然敢告之足下真以爲然否
邪選伯虎集甚精廣志賦與連珠柰何遺之尚
尋收梓之免餘憾也

復大中丞顧公書

辱寄題列岫樓詩駭心震目如聆鈞天廣奏茅
簷草屋何以戡此烟霞增妍山水動色茲樓之
名天壤不敝矣所云唐伯虎集序欲爲賢者諱
仰見吾丈忠厚之至但叙事之體必須核實尼
父以來未之敢違也假令吾丈欲爲伯虎諱千
載而下誰其信之昔文皇觀史叙隱太子事云
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千古以
爲美談伯虎誠過亦未有喋血推刃得罪倫教
者也吾丈高明何乃爾邪前示伯虎有連珠廣

志賦實未見當續梓之僕頃亦作連珠三十首
請教冀評削無庸虛美也表再拜敬復

復大司空安仁劉公書

今晨慧公過峴山樓居始得夏秋書問僕罪旣
之人百憂千慮無可言者分當縱放山水間近
者臨安天目富春巖瀨遠則天姥赤城一一游
之陶朱五湖子長萬里豈獨昔人邪長興去此
半日路耳屢欲飛棹伺候門屏一憩胷中壹鬱
之懷恐公復趨溧陽乃不果耳九日有客期登
碧巖聞此地有瀑水數十丈殊可觀公嘗游否

表再拜

再復劉司空書

書來言買田議昏事甚厚甚厚昔仲宣遠依劉表子美寄食嚴武彼非久要然且附託僕公之故吏也嘗辱國士之遇兼有葭草之親天假良緣卜隣擇里何所不可且長興聞多良田桑竹之饒耕魚之業足以卒歲誠鄙心所希願也但旅人棲棲不遑安息殷憂極辱况敢懷土昏姻之事所不忍言詩不云乎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游觀之娛豈吾夙心亦計出無聊耳僕嘗懼涸

清難俟羞與草木同腐今身名辱矣無以自見猶欲以三餘之暇勒成一家言發其憤懣庶幾不朽亦猶瞽者之不忘視也公謂何如峴山誠孤寂澄湖如鏡岡巒縈複登臨歌嘯亦足自遣碧巖之游有事不果俟月稍圓當謁公於茂林脩竹之下也悠悠我心相見言之

與高吏部子業書

表不自量竊欲附於古先哲人追其遺烈承父兄嘉澤得奮跡畎畝班行中依聖天子光華素位守已不敢有所建明又自知愚陋命

途屯蹇乃心日思東歸嘗希尚平仲蔚之風願
築室大山長谷以三餘暇日取古詩書且畊且
讀上自皇墳丘索經傳子史下逮稗虞百家言
悉通其大旨凡天官變異陰陽律曆輿地上算
各物瑣細伎術之流靡不該綜約十載就緒乃
效子長觀游歷諸嶽鎮數澤窮其險要考土風
民俗厚薄方言清濁及達觀異人與之論議期
遠者或六七年近者五載言旋故廬發爲典述
必有可觀不朽之業庶在斯文懷抱此志未敢
以語人語云可與智者道耳所懼人壽幾何河

清難俟天假數年諒非虛語足下積蓄道德廣
涉藝文傾蓋綢繆久要相示詩云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夷門洛邑儼然在望言念君子我心忡
忡告之話言幸甚幸甚

附高子業書

曩者數辱過視伐其矇蔽弭節負郭之巷舉觴
茂林之中逍遙文史夜以繼晝自惟亡侯生之
竒而有虛左之顧乏段干之德而辱過式之禮
非揚雄之玄而當造門之敬匪杜甫之舊而接
出郊之驪是以臨別之日倚夷門而長誼望天

邑而太息知遯跡之亡窮寤離群之有恨別後
復收來書申之嘉言兼聞伯氏發迹並珪璋以
秀朗連驥駟於長途斯天倫之極樂也言慕容
音何時可再金門多暇持戟自適玩霸王之明
畧鑽孔墨之遺訓勉事 聖君流聲當世使僕
夫得高枕於丘中永逃名於區外耕稼以輸王
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
疇烹以享神枯魚燔而石友簞笠在戶桔槔空
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故
人之所予也相思無窮言不盡意努力自愛還

憶音書

與王履吉書

傳曰心志既通聲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
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褒謂斯言非也士之遇
不遇由人哉鴻鵠不能背風而翔非翼短也蛟
龍不能違淵而奮非變化不足也士不能矯時
而顯非材劣也是以說操版築呂望鼓刀甯越
商歌夷吾束縛孟明纍囚百里奚自鬻子胥乞
食不韋賈販買臣負薪公孫弘牧豎此則忍耻
以立功包羞以顯節建高勲於竹帛流鴻譽於

人口非其材之獨殊亦由所遇然也明珠不易
工而長價良臣不擇主而效能智者不徇時以
改業達士不順俗以詭物覽消息之分辯通塞
之塗則螻蛄焉知春秋哉是故士之屈非詘於
不知已詘於命也士之伸非伸於知己伸於命
也通乎此而殆者鮮矣履吉足下才包乎群胄
而名播於王公然而材佞不足以弋位智計不
足以存身文詞不足以眩俗技藝不足以利用
戰翼於繒罟汗膚於鹽車者屢矣此豈有司之
罪也哉夫忌盈者天之道也損滿者神之謀也

多材者士之累也危行者身之災也固窮者聖
之脩也委順者德之考也身名俱榮難矣嗟乎
卞和持璧而號九方臯相馬而嘆以今揆古豈
難知哉袞再拜白

獻仲兄書

袞白仲兄足下省覽家報乃知病瘥京邸不獲
就試命實爲之非戰之罪嗟乎復何尤哉竊以
生人之業立德立功立言而已時有利鈍勢有
逆順志以勢達功由時建是故高勲茂烈智者
不能先圖安榮尊顯明者難於逆覩語云烏獲

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離宋之明不能自見其曉
何者勢弗便也士之砥礪各行者豈少哉循孔
孟之訓述詩書之藝履繩而趨蹈道而行口無
辟袞躬無瑕釁然而宗黨之弗稱友朋之弗信
司府無推揚之譽王公罕薦引之助何者時弗
可也故曰聖不能違時賢不如乘勢由此觀之
立德立功之塗斷可識矣考往哲之遺業較碩
儒之通論功由我立德自我宣播菁華於典述
粲章式於辭文範模無窮綱紀不朽立言之道
斯爲美矣大者刪修群經次之勒成諸子揚其

流則疏傳並興綜其實則史籍攸著下之託意
命辭宣情暢鬱詞賦論辯讚頌規諷小道可觀
猶賢乎已古之爲士者少而誦習壯而試用靡
不由此是以漢氏制作猶有可觀賢良文學往
往而是自漢而下誠無譏焉何者絃誦之化衰
而賓興之典廢考課之法壞而論辯之意微聲
律之學興而經制之規弛粗通訓詁者謂之學
士稍知帖括者謂之經生上求下應靡焉同風
博雅君子所不忍聞第也資材旣局聞見不廣
上無良師下無益友兼之習業時好牽纏故習

刮削靡効譬之越人之燕卒難燕語憤悱之機
何可言喻孟氏不云乎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
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張墳典之大業廓俗學
之迷途示我德音吾兄勗之而已

復趙會元景仁書

辱書知景仁無恙且教僕以安貧處困之事幸
甚每念兄高材利器寘之津要鵬翔鶩奮必有
可觀又善爲文辭雄奇雅則有西漢之風今屏
居邊陲日且無事貫綜六籍淹該九流及此少
壯奮其材力子雲相如可企及也僕兩遭凶變

自惟無媿於心而抱終身之累和壁毀玷南金
消鑠哀思成疾瘍瘡累年狼狽艱危書空抑鬱
人非金石何以堪此今將抑心忍詬遵虞卿之
旨襲史遷之跡自天運草創而下勲臣碩輔文
儒節士粗加櫜括美而弗刺以昭我 明人材
之盛雖文采不足後世倘有逐臭之夫效顰之
女考撫事實採備典章書成之日死且不恨矣
兄同志者敢一陳之西秦在萬里外且羈王役
與念君子心如奮飛日月如流努力各自愛

附趙景仁書

始僕以竒禍見閔豈意重以竒禍閔子近聞與
諸賢俱脫樊籠而從佃漁深慰下懷方今豪俊
俱勤王役獨僕與子即安田里鳶飛戾天而魚
潛重淵大鵬搏於九萬而斥鷃樂於蓼蒿 明
聖陶冶群生與造化侔夫復何言僕自放廢以
來絕迹世務推順物情荷笠植杖上山下澤以
勞爲樂時吟小句不爲篇牘欲伺氣完力克方
有所爲爲之當出於尋常也男兒生不用於時
死當垂法於後終不與草木同腐耳子知我者
其以爲然否乎遊山之壘此日足可遂崆峒去

茅屋一舍耳仰瞻翠微之色言念良朋之約慨
然有雲萋鬱兮山崔嵬望佳人兮殊未來之嘆
不知何時西轅敬汎掃以俟東吳西秦各天一
方時臨南風不勝悵望

復屠太史文升書

書辭開譬委曲勉以古誼知吾子意良厚也讀
之泣下顧僕至不肖何敢身自作孽爲士大夫
羞今且蒙誣受侮撫飾百端流言飛謗上達京
轅永言思之痛心消骨僕所以包羞含詬強顏
飲食不即引絕者懼鄙心之不明而讒口之罔

極也吾子復責僕以文業自見敢不勉力竊惟
身名挫辱空文何施譬之齊純蜀錦一遭垢賦
雖復剪飾華采徒資嗤惜而已來諭游觀事敬
當如命

與陳太守允揚辭免集學士書

僕以王役竄伏湖壤辱子大夫高誼猥加禮遇
竊聞有命將選博士員相委託僕何敢如此昔
孔樂朋來孟驩英育彼上聖大賢開來傳道乃
爾自任然猶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下此不自
審量鮮不蒙被譏醜自有若且然他何言乎今

之所選者皆膠庠之髦杰也賢大夫操鼓冶之
權良博士布雨露之化材父兄礪礱錯之訓求
之有餘師何賴於僕僕之下劣湖人知之而僕
自知尤審昌黎公有言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
不必不如師在昌黎公則可耳且抱臯之人分
當執戈荷戈下與輿皂伍不且宜杜門省愆今
薦紳逢掖之士矜憐孤危禮問數四戶屢相屬
方內愧不暇何敢復如此耶老氏曰代大匠斲
者希不傷手是有司存敢因使者以辭

復李驗封伯華書

鵬鷖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
是以巢父耻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
性之所安固不可強合也僕於執事曾無一日
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收孟明於三敗雪曹劇
之積耻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廣廈之間
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一陳其憤懣乎僕賤
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間辭賤上自墳典
下逮稗虞亦嘗涉其藩域掇其菁華矣顧以家
無擔石室如懸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思之
貧餬口無謀勉習經義晝誦帖括夕覽古文啜

菽飲水簞瓢自娛幸得錄名於有司接迹乎多
士自謂扶搖赤霄一日千里纂言則欲窮天人
之奧立業則欲據霸王之畧高談濶視無復諱
忌又以性本疎迂加之簡嬾深衣衽衷弗合時
製虛名無益謗忌橫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
公萼咸欲締交絕弗與通遠希長孺之茂衛青
近鑒李豸之遠國忠觸怒蓄憾切齒反目而僕
屹然自是九死不悔迨乎武庫之災讒言先入
械繫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榜掠百數自夏
歷秋黑索纍纍坐臥園土陰霾晝晦不見日星

命危草露顛天無門而 聖上垂恩曠蕩宥其
大矣投之於越既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丘杜門
謝客屏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
足具饘粥躬操錢鏹忘其作苦媿乏井丹之高
潔而竊慕徐穉之食力桔槔當戶簞笠在堂於
陵雖陋無求於人暇則臨流濯足抱甕灌園釣
輕鯉於芳藻弋文雉於叢藪濁酒一壺兀然就
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論蓬首箕
踞從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有言
築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

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斯言予復何望嗟乎
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世不我知則已矣又焉
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局趣效轅下駒規規如
禪中虱哉

勸郡縣捕蝗書

伏聞下令捕蝗甚善甚善天災流行降旤敝邑
田野蒼蒼朝不謀夕良可憂也執事者有民社
之寄憂民之憂下捕蝗之令督責胥吏連坐保
甲蝗多者賞無蝗者罰苦心焦思視民如子居
今之世孰有如執事者乎僕嘗讀姚崇傳知捕

蝗之法其言曰且瘞且焚善乎崇之捕蝗也然獨恨作史者畧其文不知如何瘞且焚也僕嘗以意逆之可行與否惟執事者察焉古語云夜垂之就火飛蝗蔽天網罟所不能加挺刃所不能及苟非焚瘞何以捕之其法當於田間之曠土掘爲深坑縛草爲炬昏則然之炎歔所騰蝗必飛赴四面從而掩之蝗墜坎者成就焚滅其不死者下土瘞之此捕之之術也僕聞除患貴早救災貴豫古人有言涓涓弗塞流爲江河炎炎弗滅燎原若何言貴早也及今弗捕後且亡

及民之顛連靡因靡訴深可痛也當今之財賦以吳之一郡當天下之太半誅求百出日剝月削今之吳非昔之吳矣加以師旅重以饑饉雲漢之什鴻鴈之篇至不忍讀飛蝗不捕秋必無望年饑盜起可爲寒心頃有捕蝗者下令蝗一石易米五斗利之所在衆必趨之此亦一術也古者遇災則徧走群望故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神之聰明至誠可格心乎誠矣何患弗歆古之良吏蝗不入境雖入境不爲災言能捕也執事者憂民之憂亦知蝗之不能爲災也焚瘞之

術不敢不告惟執事者其圖之

袁永之集卷之十九

袁永之集卷之二十

雜文

知艱

擬嘲孟嘉落帽文

告司命文

贊聖解

譏應

移文桂林府崇祀解公縉名宦祠畧

題趙黃門先世戶帖

袁永之集卷之二十

知艱

或曰用人與知人孰艱曰知人艱矣曷言之昔者殷宗知傅說於巖野姬文知姜牙於渭濱齊桓知甯越於商歌秦繆知孟明於俘虜何哉知之艱也蓋有知之而弗用者矣未聞用之而弗知者也何哉知之艱也袁子曰惡是何言之易也是何言之易也玉在璞良工弗能辨其瑕瑜珠含礫良賈弗能計其貴賤是以尼父失之子我唐堯失之伯鯀魯參三至而見疑大舜歷試

而終陟周公畏懼於流言成王非闇也顏淵不信於掇塵宣尼非蔽也愛奪於偏昵則慈父不能保其孝子吉甫之於伯奇是也跡涉於嫌疑則忠臣不能得於明主魏徵之於文皇是也孰謂知人易哉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知人艱也是故賢愚淆於毀譽是非亂於愛憎進退分於強弱低昂沿乎諂瀆以倚魁爲危行以激詭爲高節以蕙瑣爲駕俗以隘狹爲檢躬以柱戾爲知剛以便給爲善變以脂韋爲豈弟以提縵爲易良以矜

誕爲博聞以噏咎爲協變諛佞則蒙顯擢偷懦則據要津廉潔則受譏評忠謹則罹貶黜修正則來忌讒獨行則遭跋扈恇悃則曰選悞木訥則曰駑愚狷介則曰褊心直諒則曰要譽諫諍則曰訕上辨慧則曰太察飾於明明肆於冥冥術善欺也力軋則伎權交則傾利動則劇勢相取也巧言調於笙簧多口深於矛戟謗易行也上倡之下和之群分於塗別類合於氣求靡使然也故曰知人艱矣昔者管仲以齊霸而世多鮑叔子產以鄭顯而世多子皮臧文仲不知展

禽晏嬰不知孔子非用之艱知之實艱生平今
之世由今之俗匪蔽則嫉爾故曰知艱

擬嘲孟嘉落帽文

九月九日令節時良大司馬戎機稍暇宴會斯
張集于龍山旂旆央央賓徒如雲材彥翱翔稱
詩展志合歡舉觴登降有節獻酬縱橫孟君既
醉弗以德將落帽不知儀度失常衆賓騰笑請
舉罰觴先王創禮敬爲大綱賓主百拜終日無
荒冠維首服服乃身章夏收殷尋典制攸詳是
以尼父有正其衣冠之訓詩人有攝以威儀之

方相鼠垂譏賓筵示防側弁屢舞是曰不臧郤
隼敖享寧惠徵亡冀缺慎恭曰季登揚遠瑗敬
上過闕趨跼褻衣無陳古稱敬姜鍾儀南冠操
土弗忘管寧皂帽終歲有常君今越禮甘酒傲
狂請出童殺飲以兕觥

告司命文

袁子蒙赦歸吳杜門遜俗歲律告終殷憂窘束
家有巫童祠竈徼福維神司命陰察氏族陟奏
帝庭善淫畢錄作孽降祥響應靡伏袁子於是
長跪稽首發牘布辭維予小子願攄鄙思繫神

正直聰聽弗違后皇陶鈞秩類平施頗偏參錯
孰究端倪他人便捷惟志所如我獨何辜逢茲
百罹進嬰跋扈退履遭危他人媚慧厚貌妍姿
發言盈庭附和相隨匿情矯意譽溢聲馳我獨
醜惡讓訥言辭矢心砥行反構讐譏群輕折軸
投杼猜疑他人巧宦立登要司一歲九遷遘會
投機巍階峻秩夕薦朝躋我獨蹭蹬困于數竒
脫身虎口幸而擯遺名編尺籍役服厮輿他人
富多貨寶山積姣服珍羞深宮廣室燕姬越嬙
婉孌侍側窮奢極娛揚揚自得我獨貧窶藜藿

糗食冬惟絮褐夏乏絺綌垣傾屋破家徒壁立
文史之外身靡長物憂心如焚疾首銷骨多凶
纏綿重困叢集寡妻慈母淪喪奄忽兒呱女呻
無家無室朋交不通衆親絕跡凡此數端孰貽
伊感我願司命以告帝天錫臣吉祉宥臣罪僭
反訥爲佞舍醜增妍貧往富來毀釋譽全縻我
好爵增我壽年逍遙康寧百憂永蠲哀多益寡
均壹不偏敝詞旣畢匍伏遷延仰聞空中髣髴
有傳汝言則爾帝命罔愆凡厥衆生疇能獨專
窮達者數得喪維緣吉凶倚伏禍福循環短長

紛錯自古則然汝不知足尤人怨天便儂巧慧
終爲袖先恬淡寂寞百祥歸焉履滿戒傾居高
思顛縱慾敗禮奢淫天年固窮蹈道往哲所賢
希冀非分徒召戾艱堅汝夙志毋或二三帝鑒
孔赫奚俟多言袁子再拜受命退守太玄

賢聖解

玄鏡子旣放頗耽於麴蘖溺於文史客有譏之
者曰夫麴蘖者伐性之蟲也文藝者喪志之累
也是以夏禹疏儀狄韋忠遠茂先誠惡夫浮辭
之妨道而甘醴之敗度也今子湛溺于斯母乃

玩春華而忘秋實作無益以害有益意者弗可
乎玄鏡子仰天而嘻頰首而笑作而言曰甚矣
子之陋也吾將語客以要言妙道而祛汝之沉
痼宿迷也夫文藝爲聖麴蘖爲賢是故不出方
冊而該三五之業不離竹簡而冒皇王之道叙
彝倫於片辭闡風猷於寸管高之則天地爲統
深之則江海爲匯遠之則羲農宣其精近之則
姬孔述其教誦之讀之則足以發矇而震聾詠
之歌之則足以陶情而治性揚休聲于四裔垂
令名於千葉故曰文史其聖矣至麴蘖之爲用

也合賓主之勸通上下之情和血脉理筋骸洽百禮降五神使夫懦者立志鬱者忘憂彊者擾剛者柔昏因藉此以昭敬鄉射資之以立耻不衣而不寒不食而不饑是以中山表其醇河朔侈其味子雲忘其貧徐邈賞其趣阮公乞步兵畢叟薄吏部劉伶夸酒德之頌王績樂醉鄉之逸故曰麴蘖其賢矣且夫游藝以喪志者儂夫之陋也甘酒以滅禮者狂童之愆也曾惡足以累賢聖之德而妨大人之業哉

譏應

表爲郎者六年以罪戍湖或譏以不能明哲保身蹈于幽辱乃感東方生班揚之旨畧述性命之典以應之其辭曰客譏表子曰吾聞乘時者奮功用世者興業是以傳說操築而立相甯越商歌而舉身百里奚自鬻而霸晉李斯上書而佐秦公孫發策於牧豎買臣奮跡於負薪皆攀附光華匡依明聖輸納謀謨操握機柄勲隨時建名與身立其次亦能守知足之戒遵見幾之訓考明哲之規履中庸之行乘高而不危歷險而不困身名無辱物我兩得今子誦詩書之緒

言修孔墨之遺烈自謂學無不通化理畢達宣
辭若星羅肆辨若河決高慕軒農而侈談稷尚
幸得遭 聖主踐亨衢竊組紱曳丹朱曾不能
奮材智吐英竒排閭闔而直上翔文石而獨趨
響震而景從電耀而焱馳逐逐乎班行棲棲乎
簿書進無脫穎之能而退失儉德之義然且曠
官棄守負釁包羞拘桁楊陷纍囚肩被黑索首
貫三木九死一生爲世大戮既不能效蕭傅之
仰天以自裁又不能爲鄒陽之上書以自明名
編尺籍身隸戎伍多口羣譏憂讒遘侮而子曾

弗寤寧不有愧於心歟袁子笑而應曰夫神龍
之奮也下上陰陽吐納雲霓倏忽而雨澤九垓
有時而困于豫且者遭也良馬之驟也捷若迅
風霍若飛電一日千里有時而憊于鹽車者遇
也君子能修身以俟時不能必時之我庸能察
幾以遠禍不能必禍之不我從必若所言矜富
貴而鄙賤貧夸顯榮而譏困難則是囚羸里者
不如飛廉惡來之用事也厄陳蔡者不如季孟
高鮑之得志也且夫困不極則智不精憂不殷
則名不成是以朝曦因乎夕晦隆暑兆於堅冰

昔者夷吾束縛而創霸孟明俘虜而顯名范雎
折脅以報魏孫子臏足以破荆絳侯樹勳於縲
綫子長發憤於宮刑更生竭忠於城旦黃霸受
書於幽圜或身殘而志愈勵或運塞而心自亨
或守死以善道或履險以居貞始拘繫於跋扈
終解脫於艱屯故能生銘功於彝鼎沒垂譽於
丹青使數子者狗匹夫之小諒忘聖賢之達節
吾見其輕鴻毛於溝瀆而等蜉蝣之生滅也惡
在其足稱哉今子述蕭傅之自裁而不誦箕子
之明夷夸鄒陽之上書而不察冶長之非罪咎

明哲之不足而曾不知非智巧之所能避也故
曰良工能御而不能使禽之必獲良農能穫而
不能保歲之不凶役智以規利不如安常以委
順行險以徼時不如居易以俟命賈生不拜相
於漢文之朝非絳灌之讒也命也李廣不封侯
於漢武之世非霍衛之忌也命也故士或七十
說而不遇或一言而蒙召或一歲而九遷或三
十年而不調是豈材智之相懸亦由其遭與弗
遭也嗟乎患得患失者鄙夫之慝也時行時止
者哲人之則也用之則爲臯夔不用則爲沮溺

世譽之而弗喜衆尤之而靡戚無思無營一消
一息汜乎其若浮靚乎其莫測以天地爲糝糠
以古今爲朝夕又焉能緣物以律已而舍我以
狗物哉

移文桂林府崇祀解公縉名宦祠畧

前件爲崇祀名宦以勵風教事照得先朝廣
西叅議解公縉以王佐之才挺名世之運發跡
甲科蜚聲翰院受知於太祖高皇帝及成
祖文皇帝入掌絲綸獨叅機密嘉謨讜議知無
不言一時諸公才氣罕比不幸中遭漢庶人之

讒萋菲日深而忠藎彌篤百折不回一心無變
旋罹斥逐遠竄炎荒始叅藩於廣右復投裔於
交南孤忠自如勁氣愈厲竟收禁岸庾死幽圜
旣而天日復明白璧無玷芳名大節久而益彰
本道素懷企慕每切嘆嗟承乏此邦邇求先哲
雖風流未泯而崇祀尚闕良用疚然于懷况歷
考名宦祠所祀諸公雖政蹟風節各有可稱然
英聲茂烈皆未有如解公之比者也仰府即將
解公官爵姓字依式製造木主以禮送入本府
儒學名宦祠以稱尊崇先哲激勵風教之意毋

得稽違仍具行過日期依准繳牌

題趙黃門先世戶帖

袁表曰久矣夫宗法之不立也遠胄易湮疑事
難據匪誣則畧後世將何考焉是故祀宋之事
君子蓋慎之也趙氏自七世而上未之或知也
然卒賴是以知其所自出友一公爲趙始祖嗣
是而高曾祖禰乃可明焉今百六十年矣亦世
有令聞以躐厥家至黃門子乃大奮先世之休
烈而後趙宗益顯是帖也君子於是乎觀世德
於是乎考宗法

卷之二十終



